



~ 16  
4046  
11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七

記

河南府孟津縣關聖帝君廟靈感記

丁酉臘月余自金陵過歸王學士藉茅過別述關聖帝君靈感事而有請曰孟津城中有帝君廟土人號關爺莊壬辰冬亡兄無黨病劇無咎徒跣謁帝撞鐘伐鼓請以身代十二月十五日兄歿十七日無咎復撞鐘伐鼓泣告帝曰亡兄已矣妾有娠四十日一綫血胤男女未可知也無咎未有子而二妾皆有娠倘微惠于帝無咎生二女亡兄生一男則亡兄不餒矣



無咎願終身無子且捐三千金修廟以答神貺壬辰臘月廿四日長女光生癸巳六月十四日次女串生閏六月三十日亡兄子之鳳生無咎捐金脩廟斥三楹爲七楹崇臺綽楔巋然改觀乙未臘月無咎出司浙臬舉一子丙申元日別帝而禱曰無咎故不願有子而亡兄之子弱如不能兩存也願殤已子而長兄子撞鼓號咷津人見者皆泣四月抵浙六月無咎子殤亡兄子頭角嶄然如有神相今年無咎復舉一子非所敢祈也請夫子爲之記刻石廟門以詔介衆于是謙益乃握衣捧手作而言曰嗚呼藉茅有請于帝

君一不應而再應而其應也胎位錯互殤折踐更人謀鬼謀余取余求若叅語而誣誘若交手而博易豈不異哉雖然非有異也人神之道一也藉茅之事兄猶帝之事昭烈也當其捐軀殉兄血淚沾灑帝固已心許之矣人心天日風義感盪帝不忘昭烈忍遺藉茅于是乎盼蠻肆應曲如所請俾得以遂其志而行其義世人以爲驚動奇絕而帝之于藉茅則固不違其諾責而已矣故曰非有異也其不許其以身代者何也世運下惡趙孝鄧攸之徒邈矣有一于此上帝之寶臣也吾聞上帝以時月巡省閭浮提孝友順祥



者多益天衆則喜否者益脩羅衆則憂帝君上帝之  
耳目也其忍聽藉茅之請戕吾寶臣乎祈女而女祈  
殤而殤帝不忍孝友之士多所折閱詒以美子償倍  
稱之息焉神有目天有眼無曰帝有醉焉夢夢已矣  
神之所以旌藉茅也藉茅其終夾輔爾德用饗于上  
帝未有艾也嗟夫儒者大冠如箕破屣因果報應以  
爲烏有周公之求代武王不曰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乎文王之語武王不曰我百爾九十我與三乎以儒  
理裁之則文王周公豈非荒唐謾調之尤者歟儒者  
雅言天曰理乎爾神曰氣乎爾廟貌曰象設乎爾孟

津之廟垂旒袞衣神明赫曦者亦土木偶人乎藉茅  
徼福假靈撞鐘叫號求之于理乎求之于氣乎蚩蚩  
之氓聞茲靈感靡不目張齒擊趨風肅拜而讀書談  
道理者或然或疑豈不悖哉謙益爲舉子時夢謁帝  
北臺上取所乘赤兔馬揖送錫鸞之聲醒猶震耳厥  
後洊更閔凶詔告不絕今因藉茅之請本天咫徵神  
遠載筆而爲之記或亦神之所不吐也按祀典宜稱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關公今稱帝君遵奉神宗  
顯皇帝加封典冊亦以從衆望云

揚州石塔寺復雷塘田記



隋高祖分布舍利命天下三十州同時起塔揚州于西寺起塔今石塔寺其故址也隋唐以來壞成不一崇禎己卯兵使者鄆陵鄭公發願修復掘地得天祐四年石幢及小金餅舍利延三昧律師唱緣鼎新媯舍酒肆斥爲伽藍末法中希有事也近寺有雷塘田一千二百五十五畝寺僧開墾作常住田乃者開荒清丈僧奉甲令佑納價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土人以備賑礙塘爲口實蜚訟不已節鎮牒下道府往復勘覈斷歸常住立榜曉諭勒石寺門曰自今豪右奸人借端吞占者罪無赦高座法師介立旦公住持是

刹屬余記其事以示永久余謂復田之舉有三善焉有白有緇我疆我理依彼土之四姓按此方之三尺以褰鋤稂莠之法行護持城塹之心一善也寺僧六時焚誦九旬安居無事分衛之勞不給仰口之食力田除饑輸租奉公可以解閑居暇食優游生死之誚二善也營建則昧師經始恢復則旦公告成昧爲律虎旦乃教龍咸以人天眼目指柱末流衣複陶于沍寒解浮囊于渡海三善也而余則又發誠實言普告四衆我聞常住田產一粒一毫供養十方出家賢聖鳴鐘一響遐邇同餐福利冥資功齊法界嗟彼愚迷



吞啗結業飽盤餐粒米之欲易烱銅鐵丸之苦經無  
量劫猶不衰止今茲垂涎設版吞啗不成則汝等之  
福也亦往昔有微善因免此苦業也佛有五田以悲  
田攝苦以敬田攝恩今雷塘之田還歸常住則以爲  
如來悲敬福田矣當知今日僧徒之赴愬清信之護  
訶公府之斷決正爲汝等懺悔後消滅貪嗔業果  
凡爾磨牙鑿齒蠅營蚊嗜之衆生皆冥受佛天加被  
生養于如來悲敬福田中而不自知也自今已往洗  
心刮胃伐毛換骨改十惡爲十善化五毒爲五田爲  
佛土之民食香國之飯子子孫孫耕獲此三寶吉祥

最勝良田受用不盡而况于其身乎昔者鄭公復寺  
有人據寺傍地不肯者夢金甲神人手劔叱之不越  
月而斃今之田猶昔之寺也據寺占田同業造惡神  
人之劔夫豈憚于再試乎汝勿謂居士言無徵不信  
鄭公建塔碑記大書深刻豐碑轟然天眼證明則有  
護世四王在是爲記

華山講寺新建講堂記

吳郡之西山連山面湖精廬錯列華山居其中鳥道  
蜿蜒回旋複抱諸山如眉目著面華山其藏府也晉  
支公開山以後名僧大德息心行道搖松握麈蔚爲



淨域萬曆間寺圯復作賢首嗣汰如河公唱演華嚴  
疏鈔鶴舞石鳴四衆響附河公既歿以歲之不間講  
堂數楹未藏厥工歲丙申之冬大中丞遼海張公係  
釐政成建立佛事申命捐俸尅期繕完落成之日汰  
公之徒含光渠公卽于此堂重宣大鈔戶牖開豁天  
宇呈露圓音落落林木交應黑白聚觀合掌禮佛咸  
謂最後檀越功歸撫軍也余觀華嚴中心正菩薩說  
諸菩薩所住處有二十二而東震旦國居四清涼以  
爲此約機緣所在說有方所若以實相言之則毛端  
塵裏皆有多多普賢未有一方菩薩住應如此華山

中一牛鳴地與震旦國中清涼支提那羅延窟等何  
異此中宣演華嚴法界極談與諸大菩薩所演說法  
何異張公受佛付囑乘願利生舉手搖筆因緣成就  
與善財童子彈指出聲入毘盧遮那莊嚴藏見無量  
百千諸妙樓閣者何異自今以往法筵清衆說法恒  
于斯晏坐經行恒于斯梵唄讚誦恒于斯公雖建牙  
樹纛指揮堂皇無量身雲垂垂滿現朝斯夕斯分身  
反聽常住如是講堂常聞如是妙法功德莊嚴與震  
旦諸菩薩住處有何差別哉余亦華嚴法界中人也  
故隨喜而爲之記



雙河衆香菴記

無錫縣城之北五里而遙介雙河之址有菴曰衆香水牯和尚棲息處也和尚初乞食城中不衫不履凡多聖少如古言法華梁溪人異之築菴以請欣然至止一日從定中起語其徒曰過此五六由旬烏目山下有一老人無舌解語將沒巴鼻話頭拈弄筆墨普作佛事汝往鄭重致吾言丐作菴記其徒如其言躋門以請余輾然笑曰汝所居菴吾足未嘗履其地汝之師吾目未嘗識其人也而欲使吾懸想而爲之記如人畫空落筆便錯不巳難乎雖然汝姑意請之而吾姑意求之吾未至斯菴未知其延袤若何若所云踞地之勝前則惠錫諸峰如墮如拱右則陽羨諸山如鬟如髻左若後則塔峯當牕帆影掛牖溝塍川原如迎如却旋目而思之如觀李伯時山莊圖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固顯顯然在吾眉睫中也吾雖未識女師吾知其目橫鼻直眉居眼上猶夫人耳若其爲人孤行側出安樂自在竿木隨身婆和在口吾以人言意得之未嘗不與之同床而坐共漚而浴也昔者法雲秀有衆數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法安訶之謂是痴人不足與語真點胸入叢林樞衣徐步



師問之荅曰前廊後院都是葛籐恐絆倒耳當今宗  
師如林付拂如葦開堂語錄如甲乙簿師獨能掉頭  
卷舌托迹于鐘魚寥廓之鄉豈其真有以自得自不  
滿其一笑乎其欲得吾記宜也吾聞九龍有木石居  
士具大辨才用宗門語句詮般若經如燈取影與牯  
師問答皆放光動地余願爲啞羊僧坐臥其側兩人  
應機答話舌頭短長常恐末後無卓錫地假斯文爲  
劈引奚爲不可記曰菴在雙河之東偏雙河者旗亭  
名也京江義興二水交滙亭前如兩人拱揖聚語已  
而分携抗手別去其西去者直下爲運河其東去者

折爲支河背官塘而抱村落風迴氣靜堪爲阿練若  
地故少宰孫公所居今捨地者少宰之孫民部君共  
成菴者木石諸檀越也少宰故崇信法門厥孫善繼  
其志千年香火鬱爲寶坊後世志金湯者尚亦有徵于此

吳郡西園戒幢律院記

郡城閭門外一拘廬舍而近有招提曰西園戒幢律  
院故工部屯田司員外郎君徐溶之別業房宇靚深  
樹木古秀員外慕古人捨宅斥之以供佛也員外初  
詣報恩茂林祇公宣木义戒于斯繼之者戒初勗不  
二同皆以明律主持稱律院者所以別禪講也律院



而系之西園者佛以二人共構精舍名祇樹給孤獨園名從主人不忘始也院之者禪堂兩廡藥師殿淨土大悲堂以及齋厨漏浴百有餘間皆員外布金締構繼志而相厥成者其于樹紀也大雄之殿雲水之堂鐘鼓方丈以次落成助緣者緇白四衆而爲之植者朱某張某也捐俸錢造觀音大殿者撫院織造張周兩侍郎也院基址四十餘畝施供僧田三百畝者亦周侍郎也同公承茂林之後戒力圓明道風遐暢院衆恒二千餘指歲時奉戒者五千餘指法筵清嚴七衆雲集吳中毘尼窟宅于斯爲盛于是聚沙居士

受周公啓請爲畧記其始末合掌贊嘆而說偈言

佛于毗奈耶宣說修行義三無漏學中戒學爲第一  
戒能斷三惡譬如利干將戒爲禪定梯非梯屋難上  
生死海水中持戒爲舟船惡道無津梁戒橋爲濟度  
末法穉惡兒狂僞染惡病戒爲大經方應病與良藥  
闔廬古城外有院號戒幢律師代住持戒衆爲歛集  
劫火燒焚時神天亦焦爛戒德所守護此地獨晏然  
八關并六時初夕及後夜鍵椎晨相聞鐘鼓夕互答  
腥風惡毒霧却避香燈帷譬如呪場中爲蛇畫境界  
遠哉捨宅人種此福智田彈指歌舞場化爲清淨國



普熏持戒香一丸徧十方十方怨殺氣翻染成吉雲  
譬如脩羅宮兩下爲刀兵諸天得此雨遍地洒珠玉  
我作伽陀頌鄭重告戒神護持毘那窟戒撞聚不倒  
如有惡人鬼侵犯戒壇甄頭破爲七分如阿梨樹枝

地藏菴記

縣西城卽阜以陴旁陂立東嶽殿面勢軒豁直西十  
五步有地藏菴菴西二十步抵西譙門而山城盡菴  
故大石山居隙地孫氏長者齊之施無盡上人初菴  
供地藏菩薩架閣繚垣農力耆事今比丘象游也諸  
佛菩薩剎撞相望此獨奉地藏者惟菩薩以大悲運

大願弘大道濟大苦慈悲拔救如六官之有典司焉  
此聚落在閻浮提不直一網孔三毒五濁習因交報  
種種具足菩薩悲之愍之與四洲三界等也昔者有  
唐之世有人墜冥菩薩誦夜摩偈救地獄苦開示三  
世唯心一切心造但了唯心卽空地獄今欲仗菩薩  
願力拔此土沉淪使刀塗血路風扇業迴銅柱鐵床  
塵飛禘息憑茲雉堞樹此支提未及百年已經小劫  
徵其利益蓋有三焉此菴旁倚麗譙俯瞰闐闐幡幢  
落影飄拂旗亭魚鼓流音縈迴屠肆千家醉夢閃此  
一燈萬井稠林開茲半偈方墳高顯佛樹浮圖城門



脫閣經安神呪菴之宅地可謂高顯懸燈表刹莫此  
爲宜利益一也採芳士女隨喜法筵躍馬兒郎迴鞭  
精院翁媪炷香而邀福樵牧插燭以祈年莫不頂禮  
慈容霑濡悲願植上昇之種子翦捺落之根芽片善  
染神如磁吸鐵萬病掃雪若火銷膏利益二也菴東  
遷迤祠祭參差祭賽則簫鼓喧闐報禳則紙錢騰涌  
神居旣盡佛燈瑩然清曉齋蔬斷血肉薰蒿之氣宵  
中梵唄息威靈香火之緣護戒善神常依佛座雲車  
絳節每肅穆以來朝八部四王用係綏而相助福我  
毗庶攝彼人天利益三也唯茲末劫運值沉灰執草  
芥以爲兵憑身口而相嚙鬼母日啖九子血吻猶饑  
金翅頓食四生果腹未飽邪山毒海長此安窮整慮  
易心勿云少待惟慈悲爲療生死之上藥惟救苦爲  
渡幽沉之大橋相與歸命慈尊津梁惡濁消殺機于  
積劫迎生氣于當來此土之人可不力與象游扣請  
老人俾爲菴記乃書此語刻陷壁間用告來游來觀  
之人并以勸勉護持此菴者若九華之地藏開元初  
自新羅涉海其名偶同耳僧伽大士杜順文殊應化  
不殊示跡有異今日此爲奉九華香火則僞矣必也  
正名請徵斯記



太原王氏始祖祠堂記

歲在壬寅王子兆吉立八世祖學錄公祠堂于先墓之側客有問于王子子爲習于禮者王氏之得祭始祖禮與王子曰祠祭之禮古今異制援先王大宗小宗之法以行于今大夫士之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爲始祖準古之別子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古者始封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天子之祖有天子祭之也始爵之大夫不敢祖諸侯也諸侯之祖有諸侯祭之也適士官師祖禰以上有司祭者亦然今也率循古法大夫不祭高曾士不祭祖則胥爲若敖之鬼而已矣程朱之議禮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吾做焉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自吾之父母等而上之至于始祖父復有父祖復有祖反古復始一人而已祀祖禰而遺始祖都邑之士之知尊禰者大夫學士之知尊祖者其去野人之何算者無幾矣吾之祀始祖也別于世之忘祖者也今之世吾惑焉族屬之不問而留販譜牒胥路人而祖禰之也其亦胥祖禰而路人之也吾懼焉吾之祀吾始祖也別于世之多祖者也王氏靖康南渡繇汴徙吳至正末學錄公自江陰徙常熟準古宗法學錄爲始



遷太祖衣冠第宅三百年稱山塘王氏皆學錄之貽也吾里中喬木故家長老日以漸盡後生小子不復服高曾舊德吾滋懼焉食貧農力以樹斯祠宿戒子姓歲時薦孚俾其仰而視俯而思無或眩紕褲飫梁黍而忘吾祖之革路藍縷也無或膏唇口猾齒牙而忘吾祖之壇宇繩尺也無或飾面弓足衣諸于繡黼而忘吾祖之大布帛冠也明發夙夜雞鳴風雨無忘其所自生其爲饗食也大矣古之祭孫爲王父尸斯禮也今亡矣等祖禰而上之以尊吾始祖爲王父尸也者則亦爲始祖尸者也座尸而食北面而事尸有其舉之雖以尸始祖可也而况于廟祀與雖然禮失而求諸野國有惇史越在草莽盍訪而徵諸舊史氏聞之曰王子之志備矣尊始祖孝也嚴譜系義也敬宗合族下治子孫仁也實其言鳧鷖之五章取公尸焉豈唯長王氏而已遂序次其語爲記俾刻石陷置屋壁且以徇夫邦人子弟學錄公諱裕字均才王子名夢鼎天啓丁卯科鄉進士官行吏部司務

王氏杖蔭樓祠堂記

宗法之亡也以近世士大夫不講先王大宗小宗之義有家祠而無宗廟也蓋封建旣廢古今之禮典懸



矣古者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非諸侯之庶子則公子之始來在此國者今亡之矣繼禰爲小宗五世而遷者則有之而宗庶廟祭之制靡有存者有人于此宗交繁衍子姓富厚一旦舉行大宗之法訪求側微寒餓之一夫舉族宗之雖百世爲之齊衰九月其可行乎又有人于此兄爲庶人弟爲大夫大夫主祖禰之祭庶人幸得分其餼餘今將使庶人以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而庶人主其禮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其又可行乎時異俗殊禮之窮而不得不變也久矣眉山蘇氏知禮之變者也謂先王制禮獨小

宗之法猶可施于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後世論宗法者莫善于此而世亦莫之宗也吾里司銓王兆吉氏立世祠于虞山之南軒祀高祖竹溪公而下四世復構樓于西偏列祀同堂兄弟十一人以小宗之義考之自兆吉立祠則竹溪公爲高祖祠守竹兄弟則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祠山城兄弟則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祠水濂笠洲兄弟則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祠同堂以及方輪則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一身而事四宗與大宗爲五上下五世粲然具列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備矣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



宗子之廟而有其廟無適長下正之宗而有其宗亡于禮者之禮也昔者曾子問庶子祭而夫子之荅則引子游之徒以正之首其義不誣于祭兆吉其猶子游之徒與申明眉山小宗之義存宗法于既亡誰曰不宜惟王與我世爲婚家年家祠中同堂十人狀貌魁然衣冠儼然吾猶及見之我先君嘗曰王錢匹也而王氏則滋大矣向者墳墓之訟韋布之宗老鼓篋之小生相率摩厲致死墓門拱木其氣鬱然吾叔父衰老受侮王氏羣從抗手扞禦如墻而立勢家逡巡目遁婚姻孔云吾未嘗不永歎也吾錢氏能如是乎先君歿四十餘年而其言益信余衰頽髦忘慙負葛藟于兆吉之請記也有深慨焉謹識先君之遺言以告司祔而兼以示吾子孫

王氏南軒世祠記

吾里中山塘王氏稱喬木世家有世祠在虞山城西劉永定公之右个王氏四世自竹溪府君已下簪纓蟬聯皆作主享祀于斯歲久漸圯王之後賢司銓兆吉氏夙夜明發永懷先德量工命日斥其舊而新之辰序靚深丹堊完好本高曾序昭穆歲時伏臘率羣從子弟致齋奉薦其祭之稱曰孝子孝孫曰曾孫某



兼士與有家之辭也君子謂王氏之祠知祭義矣昔  
王氏之老笠洲府君與先祖同鄉舉其孫梧州守復  
偕余舉南宮兩家婚姻洽比孰知其家風馴行孝謹  
廉廉德讓君子也流風澆薄家訓別敝衣冠華胄天  
屬近親靡不家饗梟羹人懷鳴響惟王氏子弟係世  
克宗糞除墻屋詩人急難禦侮之餘風猶有存者片  
邑旣遷闕闕未改兆吉氏束脩勵志以尊祖敬宗收  
族爲能事修飭壇墀蠲潔豆籩傑然建立在沉灰劫  
火漂零焚蕩之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豈不信  
哉祠趾爲虞山西麓與大石相望懸崖削壁俯臨萬  
瓦南窻面尚湖朝雲暮烟浮青韻碧夕陽翻照綠金  
絢紫雲旗赤羽昱耀于几筵棖桷之間孝子慈孫有  
事于斯者其能無儼然肅然洞洞乎如或見之也耶  
若夫少年英妙觀西汜之景而思咸池之暎則可以  
睇陽九奮朝氣通人長德覽懸車之昭而脩懸鼓之  
觀則可以昇神明扶暮景凡所以念祖德詔後昆俯  
仰堂構固將有取于此詩不云乎匪棘其欲聿追來  
孝我知兆吉氏之猶遠矣是爲記

錢氏義莊記

吳越武肅王之裔散居江表其在太倉則有中丞浩



川公忠長德爲萬曆名臣其子封給諫君劬先燾  
後倣范文正公家規建置義田養濟羣族寢疾彌留  
執給諫君之手諄復誣諉給諫君泣涕受命斥負郭  
之田三百畝經營規式一如高平故事請諸公上復  
其徭役謂宗老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石以垂永  
久謙益初通籍從中丞公游辱以弟畜我具悉其生  
平制行篤行力學信道守職器量風節確然以文正  
爲師表企而齊之者也文正有監簿忠宣右丞侍郎  
數賢子熾昌競爽封君胚胎前光脩後門寒素之行  
損衣量食敬宗收族方文正之子無不及焉文正有  
孫之柔官左司諫脩復義莊申嚴規矩亦猶中丞之  
有給諫鎰侍講所云立身承家無媿乃祖者也有宋  
開國仁厚養士積累再世逮于仁廟文正始應運而  
出思國家祖宗功德流唐漂宋積累二百年迺至萬  
曆以其時數考之則有宋慶曆皇祐之間也中丞父  
子丁一王之興運際累朝之休明于是乎有祿賜之  
入有廩稍之餘有節鉞蘭綺之光寵燕翼貽謀保世  
滋大得以收卹其宗族而繼述其志事繇是觀之世  
德作求豈獨家門之盛事哉維國家承平綿遠涵養  
淳厚深仁久道億世未艾于錢氏之義莊益信而有



徵已矣余嘗過燕趙之郊矣周原膾膾溝塍繡錯我疆我理千倉萬箱滄桑更置之餘朝而田畷焉夕而爲流傭矣夕而婦子焉且而爲溝瘠矣牂羊羶首蜚鴻在野鬼神狐祥無所得食其况丰容暇豫庇本支而聚族屬乎今吾錢氏于此邦也義莊秩然義廩殷然伏臘有會雞豚有社士食舊德而農服先疇夫孰非祖宗之流光朝家之膏澤可不念哉可不敬哉自今以往錢之後人食義田之粒必將曰此一升一龠莫非國家之粟米也衣義田之桑必將曰此一絲一縷莫非國家之布帛也給義田之食以喪葬嫁娶必

將曰此生養死送同歌哭而長子孫莫非國家之生成長育也仰父俯子戴天履地油然而忠愛生勃然而報稱作無愧文正之鄉人斯無愧中丞之後人矣昔者紹興中范有曾孫直方述忠宣之緒論曰先文正置義田非謂斗米疋緜便能飽煖族人蓋有深意存焉中更南渡嶺海召還兵火焚燬之餘長幼二千指聚拜墳下慈顏恭睦皆若同居近屬然後知文正之用心悟忠宣之知言也今給諫經理義莊卒業崇禎末年而乞文刻石汲汲于此時也追文正之用心撫紹興之遺跡祭必有先丘不忘首其不徒以述祖

留也古  
持也古  
多也古



德貽後昆而已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給諫之  
念之也深且遠矣余故推原其志意謹而書之以附  
于公輔之後中丞公諱桓萬曆己丑進士歷官副都  
御史巡撫南贛封給諫君諱煥歿而從其父祀于學  
宮給諫君諱增崇禎辛未進士今官戶科右給事中

督漕李石臺使君去思記

凡方嶽監司大官下逮郡邑吏任滿拜除邦人必遮  
道攀留塑像勒碑刊陽木斲貞石相勸惟恐後若左  
官見抵者則例無有豈古之所去見思敝緇衣而芟  
甘棠者胥在彼而不在此歟督漕憲司江右李使君

視事經年漕政治辦考課當第一用漕折不中額免  
官余衰病闔戶邑之耆老子弟踵門請曰自漕使開  
署吾土建節相望兵荒鈎連徵求填委運弁豪虎旗  
軍封豕胥徒鬼蜮交關滿調歲漕告竣民間脂膏骨  
髓捲地盡矣牙章虎符驚踊郡國及爪往還曾不識  
使君誰某斃于何有而况思乎今吾使君之來也周  
爰咨諏爬搔病苦計口食俸痛自刻勵集漕衆而誓  
之曰吾洒濯飲水洗手將事必不忍奉東南數萬億  
瘡痍赤子膏汝輩血吻于是鋸牙酋耳之徒如墻而  
進銜尾而退粳稻旣北吳猶有民誰之力也吾儕小



人獨其利者爲有德歲時伏臘閭閻兒女猶使君之  
在此堂也惟是南山片石思人譽樹媲美于前政之  
遷除者國有人焉敢固以請余逡巡未及應諸生秀  
士樞衣而前曰父老之致辭善猶未旣也今夫達官  
能人游光揚聲傳遠公卿者生祠堂屋幡幢刺天或  
彛爲溲牢矣跌龜護螭黃金填字牧敲火而牛羴角  
者有矣白樂天之記麴信陵也孫可之之書何易于  
也詩不過短章文不滿尺幅至今人頌慕之不衰吾  
不敢以信陵易于蔽使君而竊以樂天可之徵夫子  
也使君胡床挂壁襍被蕭然寒窻竹几篝燈夜讀書  
聲琅琅與銅籤相應文士握別每雜誦夫子之文以  
相勉然則父老所謂蒼苔白石有愧詞者峴首之山  
淵豈有徵于此乎夫子將奚讓余懼然受簡揖諸生  
進諸耆老而告之曰父老思使君則善雖然爲留使  
君謀則疎誠能選擇雄駿子弟裹糧繭足條使君治  
狀投匭而叫九閭卽朝上夕報可耳不此之爲而謀  
諸腐儒老民炙枯竹汗蠹簡幾有聞于後世石不能  
言不已愚乎言旣耆老潛然泣下噤不置答余懜瞪  
不忍復也遂援筆書其語俾刻石以爲記使君名來  
泰字仲章撫州之臨川人嘗督南學有譽望士大夫



稱爲石臺先生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謚文端劉公墓誌銘

明之二百五十三年當萬曆之庚申期月三朝國運  
促數故相南昌劉文端公定議移宮鎮撫社稷歸狀  
爲一代宗臣在事三年而去去位十三年而卒謙益  
罷免家居孤斯堦具行狀請爲隧道之銘曰微公誰  
銘吾先相國者遭世多難未及爲而斯堦又卒孫元  
釗申請益力乃喟狀歎曰謙益萬曆舊史官也定陵



復土奔喪入朝移宮甫定國論廷辨歷歷在聽觀中  
洊歷坊局與聞國故公與羣小水火薄射不相容貫  
皆深知其所以狀其忍不抵死奮筆別白涇渭庸以  
媿媿黨論備錯青史謹按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  
憂嗣復卽日拜公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蒲州韓  
公並命光廟仁孝事鄭貴妃如母李選侍受其餌關  
通扇動光廟屬疾馮兒見羣臣選侍紅袖闖御幄推  
挽皇太孫傳旨封皇太后皇后公要廷臣力爭而八  
月晦光宗賓天中人李進忠等闌軋清宮門不聽羣  
臣入臨比入舉哀畢公詰問羣奄皇長孫當柩前卽  
位今不在者何也羣奄東西走不置對秉筆太監王  
安喏曰選侍匿禁煖閣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整  
襟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  
趨而入上見安至呼曰好伴伴來救我安軟語選侍  
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卽返選侍領之且中  
悔攬上裾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疾趨而出公亟迎升  
輦比及門宮中厲聲呼哥兒却還遣使追躡者三反  
公傍輦疾馳掖上升文華殿登寶座卽東宮位羣臣  
叩頭呼萬歲狀後擇吉告廟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羣  
臣上箋勸進畢選侍猶趨呼還閣公亟奏曰軋清未



淨殿下請暫居慈寧上色喜顧安曰伴伴今日安往  
得髻閣下伴我我乃無恐公髭微脩上希見外臣故  
目公云耳翌日冢宰周嘉謨御史左光斗疏請移宮  
羣閣喉選侍要上盟垂簾語問杖殺左御史首輔德  
清方公議展移宮期公不可曰先朝故事仁聖嫡母  
也移慈慶慈聖生母已移慈寧今何日也可姑緩耶  
選侍即日移一號殿而天子還居軋清自是移宮之  
案立矣先是光廟病不能自力兵科掌垣應山楊漣  
抗疏論宮府事上特召見俾與顧命漣退而告天誓  
判死命報玉几入臨拒門升殿梃輦羣奄持挺叫呶  
聲勢蠡涌漣大罵奴才手格披靡叱首輔折大奄抗  
論于朝房松棚殿廷日以十數而移宮始決公每追  
理前事歎且泣曰當天位未定朝士吉服立殿下日  
高不聞宮中聲咸譁曰事去矣相顧不知所爲吾扶  
輦至文華殿百官踉蹌隔數百武交踵莫敢前獨楊  
給事一人奮髯瀝血聲撼殿陛今日事定朝右以給  
事爲口實豈不异哉公受遺決策鎮定危疑與楊文  
忠徐文貞相似而其事權有不侔者公受事彌月得  
君未久也位卽次輔坊政未專也上御文華時英國  
公惟賢奉右手公奉左手首輔紆曳履將安之乎我



趨移宮彼議展期非條朕左右袒乎爲主伯易爲亞  
旅難爲亞旅易爲亞旅之主伯難政不一門勢有多  
變前軒後輓左支右吾公之苦心殫力殆有百倍于  
新都華亭者艱難獲濟甘苦自知而以將伯助余歸  
其力于應山古大臣心事惟可與天地鬼神道也上  
旣御極德清移疾公矢心當國謂朝廷以法祖爲先  
臣下以奉公爲要匡主德重疆事扶衰幹蠱知無不  
爲而大端則在乎以人事君神廟三十餘年舊德遺  
直廢籍填委壹以大行遺詔從事白首耆艾布滿九  
列闕門開牕士氣鬱朕海內喁喁向風矣移宮甫竣  
選侍名下李進忠劉朝等盜內府秘藏過軋清門而  
仆金寶累累臥地下皇遣大臣驗視案治甚急羣小  
爲奄畫策曰上怒亟獄未易鬻也內庭喧傳選侍移  
宮日跣足投井語狼籍不可聞上冲人以違先帝爲  
詞易撼也司禮數悖直忤旨羣愬安藐上位把持法  
司上必怒而逐安如此則移宮之案翻顧命諸人可  
盡逐而大獄解矣于是臺省請安選侍議寬盜獄更  
番詭辭以嘗試上意上初怒言者累旨鐫責公力救  
乃免及司禮安以強諫讒歿魏忠賢阿姆用事上意  
薨朕盡解而羣小乃壹意攢矢向公東事日亟朝議



謂非舊撫熊廷弼不能辦遼上遂起用經略而言者  
文章適公公面奏曰臣知君父爲尊封疆爲重恩仇  
禍福非所計也上亦心念公舊勞委任如故而客魏  
積不相容言者益撫拾不已自是去志決矣公司稟  
擬持大體明國法抑浮夸遏僥倖引繩切墨不少假  
易盜庫之獄上傳饒死羣奄辨疏徑下法司公引例  
執奏封還原本則中外交恨魏忠賢故名進忠攘陵  
工邀敘公援祖制內臣非司禮掌監及提督陵工不  
得蔭弟姪票止加恩三等又數救言官攻阿姆者則  
客魏交恨烏程相由客魏入以募兵要寵與劉朝比  
而與內操言官糾劾弄兵公爲之主則閣奄交恨謂  
遼事鑿空捕風東江不足倚西援未可信而議棄廣  
寧者三尺不可貸也則烏帥寧撫與逃臣交恨于是  
羣小謀翻移宮者含沙噴血詆闕萬端上亦無如羣  
喙何矣抗疏求去十二上乃得請歸三年應山逮詔  
獄考歿要典既定詔削官追奪誥命勒令養馬至是  
而移宮之案始結嗚呼國家官府之際難言之矣光  
廟毓德東朝三十餘年神祖無金寒玦離之心宵人  
構烏烏枯苑之隙一旦長主臨御宮庭肅穆狐焉城  
鼠焉社神焉叢彼于社稷何有庚申九月之事公與



應山挺身奮臂奪幼君于婦寺之手其爲國家謀則忠矣而奸邪醜類未有不膽戰毛豎幾其萬有一敗者也皂衣赤棒瞋目而拒宮門者李進忠等諸人耳羣小之囊身假面負塗豕而伏戎莽者不知幾何人也黃金火齊負重而伏禁地者劉朝田詔諸人耳羣小之飛頭傳翼移銅山而攢金穴者不知幾何人也護選侍緩詔獄諍封疆簪筆飛章者賈繼春等諸言官耳羣小之機關制使線索提掇簸弄于陰陽人鬼之間者不知幾何人也公在事逆閹猶知憚公如不出反入之水猶可提捍公去而大獄煩興衣冠塗炭祖宗二百餘年培養元氣凋殘殆盡雍流滔天莫知紀極夫朕後知公于國家以一身爲止水之舊防而痛恨羣小之斬而掘之也亦已晚矣應山之葬謙益論次其事以爲公之歿不歿于擊闔而歿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世以謙益爲知言今援以論公之進退雖異代而猶信不亦悲夫公白晳疎眉長身玉立與人語聲可貫耳與其兄中丞樞部號爲三劉萬曆乙未偕樞部舉進士選庶吉士家居七年授檢討乙巳中丞以考功掌計四明相屬公祈免其私人所謂四凶者公堅辭曰官各



有守非所敢知也在坊局歷贊善洗馬諭德庶子升  
國子監祭酒繇少詹事轉正掌翰林院事丁巳內計  
羣小大索黨人謀盡逐詞林名賢若武進孫文介高  
陽孫文忠江陰繆文貞輩而謙益亦與焉公歎曰館  
閣眉目賴此數公吾敢愛一官不以殉衆君子堅持  
之皆得免浙人謔曰他司大熟詞林無收謂是舉善  
類盡斥獨不克逞志于詞林也公用是爲院長四年  
不遷頎狀負海內公望而卒受黨人排笮亦坐此也  
丙辰八月充東宮侍班官光廟戒心狙擊間于憂疑  
公請對日呼嵩稱萬壽遂稱引南山樂只萬壽無疆  
之詩歸本忠孝以開廣其意光廟信口應曰讀史惜  
三餘公拱手進曰大禹惜寸陰卽殿下今日之心也  
敬爲太平令主賀于時拜手颺言唱頌睿質流聞禁  
近用意在密圖擁祐光廟深倚之故卜相首及焉熹  
廟登極踰月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戶部尚書  
次歲大婚升祔慶陵三禮成階由少保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官由戶部尚書改吏部殿學自武英進中極  
建極皆與蔭而定陵黔川功得辭免福清去上宣諭  
稱首輔再三控辭以須福清之至福清初有間于公  
已知其避席延佇始爲釋朕公終不自明也高陽負



物望諳邊略人或間高陽是將爲蔡澤代公公弗省  
密揭薦高陽宜大用居無何高陽以宰相督師亦自  
公發之也公以忠誠結人主以誠信遇士大夫不以  
建白博名高不以虛聲籠物望于六曹有綜理無刻  
削于言路有援救無煦開誠布公引咎分謗有勞  
人長者之風國是參差風義感激未嘗有一言半詞  
少自貶損辭朝日具疏自列其略曰鼎湖上賓事變  
倉卒爾時光景皇上知之在廷諸臣胥知之事定之  
後遂謂天祐社稷原無他慮而危身憂國抗聲內庭  
者遂以譴訛去計亦皇上所深測也禁闈秘密非臣  
所知但思先帝龍潛之日皇上鶴禁之中翼戴何人  
調護誰力扶掖鑿與抗遏要挾當日指以爲功今日  
構以爲罪上下千古呂強張承業與李輔國魚朝恩  
法戒昭朕臣願後人毋但爲五宗光寵計也外廷臣  
子當以君父爲急發東朝持挺之奸者自爲生事消  
後宮牝晨之禍者坐以交關雄唱雌和意欲何爲尤  
臣所未解也公以孤危一葉之身繫朝家九鼎之重  
忠言苦語臨行彌切蓋不難臚列憂危磨厲當宁而  
難于區明忠佞訶塚人于息休擇肉之日又不難軒  
豁眉宇激揚忠直而難于吹噓枯腐表賢奄于營魂



離散之餘嗚呼豈非光明俊偉以道事君之大臣與  
公去奄黨斷公未已本兵張鶴鳴用公推轂起興奸  
細杜茂獄謀連染殺公司寇王莊毅公紀閱實平反  
一夕內降斥去而公誣亦得白奄復用劉朝行邊商  
北奸人劉廷元霍維華等持三案益急公從容語所  
親吾孤生餘年命如懸絲仰賴九廟神明與一腔心  
血耳彼以三案殺我則與應山同首彼以封疆殺我  
則與經略駢首持忠入地復何憾哉讀書譚道危坐  
竟日坦朕若無所與者越五年崇禎改元天子鑒公  
孤忠復原官致仕補給誥命俞吏垣章允儒請遣行  
人賞詔存問公拜疏勸上清心勤學脩身親賢以聖  
擬歸綸扉以獻替責揆路又謂先帝以大有為之質  
掩蝕于鹿馬之奸殺元良變祖制戕忠直一切歸獄  
人主請為先帝雪此大痛老臣忠愛朝著成傳誦歎  
息望公再起以崇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薨年六十  
有九訃聞輟朝賜祭葬如彝典有司議謚曰文端公  
諱一燦字季晦先世出漢廣陵王荆晉大興中徙丹  
陽再遷玉山有允迪者由德安令歷兩湖置制使其  
少子遷豫章豫章三世祖享舉宋進士十四世生孫  
璋于公為曾王父廷璋生仕沃仕沃生陝西左布政



使曰材曰材生三子長中丞一焜次兵部郎一燿  
 其季也廷璋已下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  
 妻徐氏贈一品夫人生五子斯琦斯璿斯璵斯璠斯  
 璣孫幾人曰元釗等葬在某邑某鄉之諭塋謙益  
 公道義之知掌院篆時移文郡邑敦趣史官里居久  
 次者意實在謙益欲援以自助也居史館頗以墻門  
 自引聲跡落穆公歿而哭之慟今為公誌据見聞徵  
 實錄不敢有一字文飾實以是報公銘曰

國有易名論定蓋棺四十年間有三文端秩秩山  
 川異東朝芒寒色下望在斗杓謫謫歸歸德泥于金

駒虞石鷲善類斯祐南昌步武媿彼魁三艱危受遺  
 憂心如惓虞淵曜沈金樞御促手捧初暘以升扶木  
 綴衣再設垂簾屏息廟社又安不動聲色國有大蠹  
 與國存亡蠅則搖翅蝨惟食根鄭李連枝客魏扇醜  
 九首磨牙八狼盈口公之在位泰將大來唐天不墜  
 虞門弘開公既去國政歸刀鋸天心盡傷國脉單露  
 天之方蹶毗爾才賢南昌在廷高陽在邊楮柱國成  
 疆理戎索豈無漆梓亦有藜藿內戎婦寺外戎螳蝎  
 羣小居中蟲蠶牙孽非鬼非食慙置老成風雨雀鼠  
 大厦以傾宗臣在天扈從三后擁護赤符顧瞻朱味



豫章崔嵬西江縈帶堂斧畢如丹青未沫徵文汗竹  
斲銘樹價元龜在茲敢告來者

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

貞敏梁公墓誌銘

國家當萬曆初爲鴻朗盛際冲聖踐祚宮府肅穆江  
陵張公以精強沉塞之才挈持綜覈三事大夫靡不  
專管魄捐肝腎衆功者事勝任稱職少保眞定梁公  
其眉目也梁公仕本兵浙江羅木營兵譟焚劫撫臣  
捶而投諸淖朝議洶洶江陵徐語公推一好巡撫往  
足辦耳狀必起外吏知兵事者乃可公屈指計曰張

少司馬佳胤起家滑令禽劇盜斯其人乎江陵曰狀  
少司馬遂嚙命往三旬而泚變定余初入史局長者  
爲余言二公握手細語不出兩三言而亂兵曠卒首  
伏于三千里外謀國舉棋者當如是矣余心識其事  
嘗爲梁公孫中翰維樞論次其略今距梁公歿五十  
有八年矣老人多忘朝家故事忽忽不復記憶而猶  
以遺民舊史誌公隧道之石此所以徬徨屏營一執  
簡而三歎者也公諱夢龍字軋吉其先山西蔚州人  
洪武初徙家眞定曾祖釗杞縣訓導祖澤咸贈如公  
官妣皆一品夫人父相繼室崔氏以感異夢生公公



官省垣始受封釋學子巾服及見公致政而歿公脩眉炯目廣額豐頤堂堂具大人相八歲喪母哀動路人年十四新鄭高文襄公計偕過真定執手旅舍盱衡抗淪高公歎曰郎君國之寶臣也酌酒再拜定交而去中嘉靖壬子鄉試明年舉進士選以堵牆儲胥勾稽墩臺亭堡瞭望收保如堂閱庭以僮奴乳哺勤恤傳烽夜哨偵揆屬吏與夫擺邊伏路罷校退卒目營手畫口決指授行之期年邊備脩舉而其大者則在乎駕馭大帥撈籠豪傑戚少保繼光李寧遠成梁嘯啗宿將日無文法吏一皆就公條錠願效臂指當是時小入則小創大入則大創諸鎮皆受成于公捷聞必推功歸美不自己出諸大帥益心服公器量公六防竣事四報大捷先後上首功公斬鹵首至三千四百九十一級賊大 三十九級獲達馬至三千五百九十五疋駱駝九十一隻盛甲器械無算上以奇功可嘉累賜敕獎勵在鎮踰年就任加兵部尚書邊功竣加太子少保三年考滿再蔭子至錦衣衛百戶世襲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坐蟒錫予便蕃使命絡繹近代邊臣未有也九年詔回部管事條上部務闕茸者四事及革民間種馬定土官承襲皆著爲令



載在會典次年推吏部尚書上特簡黜用江陵既歿  
言官追論無虛日蜚語及公公抗辨求去三上乃得  
請林居十九年考終正寢萬曆壬寅之元日也享年  
七十有六天啓四年高邑趙忠毅公歷敘公生平大  
節訟于朝得贈少師賜祭十壇偕封一品夫人馬氏  
合葬東岡之賜塋嗚呼萬曆初年朝著精明中外救  
勵士大夫如昧且醜面朝陽晞髮公于此時擁旄雄  
鎮執訊獲醜以其身任國門鎖鑰何其重也翰林院  
庶吉士散館請外授工科給事中累遷吏科都給事  
中諫諍侃侃持大體極論李吳二冢宰營私招權朝

右棟楊慈溪袁文榮公以撰京稱上意將真拜公抗  
言相臣宜用學術純正名德宿望足以鎮華彝服中  
外者奉嚴旨詰責久之得解遷順天府府丞河決徐  
沛議擇卿寺有才望者管理新河袁公在政府颺言  
曰才無出梁府丞者矣遂出爲河南管河副使任滿  
陞陝西關內道左叅政分守花馬池公博聞強記訪  
求掌故儲待經濟由省垣外補重自鏃礪至是益自  
喜以爲當敵衝要可以諳邊情曉戎事也旣受事嚴  
申儆備廣設方略練習如老邊吏敵不敢乘間攻抄  
條論備邊五難鑿鑿中利病雖官監司三邊隱狀以



長城屬公累遷山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隆慶四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明年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所至頒布條要刊削闕茸不事

在山東親歷海島禁遼海流民不得狙

伏內地盤互仇殺在河南用沈命法捕盜禽獮中原盜賊伴無遺種爲國家積灰徙薪長慮在百年以前非凡所知也萬曆元年徵拜戶部左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六年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遼薊保定公謂國家備禦九邊按圖畫地方冊具備邊臣無他奇謀只在辦實心幹實事耳以疾痛爬

搔體察南北軍情四鎮諸路標營疾苦政枋更改鉤黨刺促公去位之後朝政蠱戎索墮木朽竭中暮氣適盡疆場之禍孽牙于鬯卓蘊崇于楛矢而馴至于不可爲撫今追昔考公之進退而叅合于國故玄黃消歇汗青翳狀以金銷石泐之餘爲覓見霜落之候天乎人歟斯則可爲痛哭已矣公以冢宰告老太公猶健飯偕馬夫人扶携侍膳如嬰兒稚婦以其間走馬射生謔舞擊罟以相娛悅蓋三年而後歿旣免喪歲時踏青上冢巡行田舍夫婦並駕小舟車子女及內外曾孫男女五十餘人羅列輿傍扶輪叱犢牽衣



統膝謹呼上壽鄉人聚觀讚歎以爲神仙而夫人又  
後公十六年年八十六而考終國運休明元氣磅礴  
既醉五福總萃于公之一門非偶狀也公生子四人  
忠思慈志並承公文武蔭其後益蕃以大孫男十二  
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十人女十六人玄孫男女三十  
十人忠生維本禮科都給事中思生維基南雄府知  
府志生維樞山東武德道僉事而維本之子清寬維  
樞之子清遠今皆吏部左侍郎維基之子清標今兵  
部尚書于是叅政脩家狀司馬暨兩少宰撰幣致辭  
實來請銘銘曰

恒山北嶽上扶軋門寶符在代是生偉人降人析木  
受姓大梁經文緯武恢我皇綱乃儲中秘乃拜夕垣  
三堦色正五緯芒寒戒彼翰音策我驥足發礪維新  
駕車就熟爰長方岳爰領旌節佻佻威望讐服戎羯  
帝眷薊遼惟我左輔汝歸視師孰敢余侮橐兜戟纛  
豹尾神旗六防四捷露布交馳帝曰念哉汝歸弼予  
夏官冢卿喉舌帝車功成身退赤舄居東飲御燕樂  
壽豈令終公神在天左右神祖袞衣繡裳雲車月斧  
公澤燾後繹繹蕤蕤詒我豐芑作令晉梓東岡之阡  
高闕嵯峨豈無樵牧鬼神護訶塵蒙金盃灰沉玉檢



敬徵閣庸嗣琬琰先民有言匪本曷思鑽石刻辭  
維以告哀

故南京國子監祭酒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  
侍讀學士石門許公合葬墓誌銘

天啓壬戌國方爨之初旦制科得人爲盛臚首茂  
苑文肅公庶常擢會稽倪文正公漳浦黃石齋公  
暨吾邑許公余在班行羣公謂詞林有人舉手相賀  
旣而文大用以復隍貞吝倪黃晚用以過涉終凶許  
公則不進不退入于坎窞以歿迄于今井竈堙燹宿  
素漸盡余乃以子遺荒菘漬淚而銘公之墓悲夫公  
諱士柔字仲嘉學者稱石門先生其先宋南渡居江  
陰國初徙邑東唐市祖汾布衣居胡襄懋幕下叙平  
倭勞官神武衛經歷父儁字伯彥娶馮氏生公伯彥  
高才強記授春秋于先宮保爲入室弟子不事生產  
落魄好大言里中兒呼狂生如漢酈食其則大喜其  
教子治文武二經文經除爾雅加家語胡氏傳爲十  
四武經加握奇經爲八公諷誦皆上口踰年而卒業  
搥筆凌紙奇怪涌出余見而驚異之孫子桑遂以女  
妻焉貧益甚脫身游外家焚膏吞紙盡讀其所藏書  
文益奇都人士莫敢梯接萬曆戊午舉于鄉壬戌舉



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甲子授簡討得封其父母持  
節封楚藩踰年丁外艱崇禎戊辰服除纂脩神熹二  
廟實錄管理誥敕陞侍講兼經筵講官皇子生覃恩  
贈父及二母辛未分考會試癸酉陞右春坊中允歷  
陞諭德左春坊庶子掌坊凡四年而有南京祭酒之  
命甫蒞任坐戊辰撰誥文越職降調辛巳補尚寶司  
丞壬午三月遷少卿以疾卒于位公爲諸生邑令楊  
忠烈公錫山高忠憲公以國士期許二公忤奄歿公  
方居憂中夜呼憤涕泣濕苦塊先帝誅逆表忠渙汗  
大號公當官奮筆一日草數制發揚蹈厲感盪震越  
朝右抃舞繼以流涕闔螽媪醜莫不留眎矐眙喪精  
亡魂部黨之目定于此矣烏程攘枚卜逐余鋸牙岐  
舌頭角齶齶會稽歎曰文華殿爲同文館矣公昌言  
于朝閣訟是非較朕安能將一手掩天下目言路攻  
烏程章無虛日烏程疑二公唱導而尤以鄉曲忌公  
烏程當國久勢張甚公嶽嶽不少屈甲戌官宮諭上  
帝王世系二疏明與烏程相排竿而公益危矣先是  
羣奸嗾逆賢定三案刊布要典改脩光廟實錄鏹削  
其與要典牴牾者會稽請焚毀要典天下避之久之  
改錄如故要典猶弗焚也於是茂苑及公相繼論改



錄之謬茂苑請刊定改錄所筆者而公則擿抉改錄  
所削者公初疏曰臣備員纂脩恭閱皇考實錄總紀  
于世系獨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命名之  
典潛邸之號不書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凡  
此皆原錄備載而改錄故削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  
潛邸之日而詳慎如此改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  
而草略如彼此大經大法所在不可不亟正也疏上  
奉旨謂累朝舊例不必滋煩烏程復令中書官捧穆  
廟總記以詆公公具揭爭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  
不同列聖在位多歷年所登極後事皆用編年排纂  
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位一月登選三后誕育聖  
嗣皆在未登極之先不書之總記而誰書也穆廟大  
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母后之姓  
氏封號皇子之出震承軋寶冊金書輝映天地編年  
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代載冊熹廟儀注而皇  
上之冊立闕焉可乎烏程怒攘臂揭叅同官扼之而  
止公復抗疏言累朝實錄無以不書世系爲成例者  
臣所以擿抉改錄政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顯  
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  
之者何也分莫尊于正嫡功莫大于保聖國本幾危



于震虢天心幸托諸坤寧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  
孝慈之極則宗廟賴燕翼之慶誕發于本支而史臣  
抑顧復之勞抹殺于寸管此尤天理人心不容終泯  
者也疏上仍用前旨報聞而烏程噬公益不可解矣  
嗚呼三朝之事根抵宮掖下窮私燕上及山陵天啓  
初高陽孫文正上言皇上如信臣爲帷幄近臣俾直  
陳先帝危難舊事臣得引諸輔臣爲證一一爲皇上  
剖明之由此言之卽漢世掖庭所謂奈何令長信得  
聞者終未嘗不流布人間其可掩乎羣小之改實錄  
也護要典也常壁之憂危伏蒲之諫諍以迨于選婚  
誕嗣一切變典皆歿而不錄以爲必如是則椒塗之  
城塹日堅汗青之罅隙盡杜人主習其讀而問其傳  
茫狀如爛紙故牘無可覽觀何從撥煨燼于蕉園理  
科斗于汲冢遂使宮鄰金虎皆得坐保百歲之安而  
禁近銅龍無復通知累朝之故公之論改錄也不爭  
於筆而爭于削兩疏之末追誦孝端則已直發其機  
牙而窮炎其病穴識者歎公之更事深奮筆勇憂國  
遠慮比肩高陽而惜人主之不見省也烏程鋤異已  
益急懸金購私人詆譏黜逐會稽牽連公族子重熙  
私史請事窮究公密封原書進御史禍乃止茂苑進



請春秋當上意登拜烏程力排之二月而罷公復昌  
言于朝如閣訟時烏程語淄川曰虞山茂苑二鳥也  
有大小翮在將怒飛吾儕能安寢乎遂命謀出公于  
南烏程去淄川以誥詞發難逐公司業周文節公爲  
公抗辨曰詞林故事閣臣分派撰文或手加詳定或  
發回改撰未有竟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期  
未有十年之後用寶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  
中書崇禎三年申飭事例未有追論元年之史官詆  
爲越俎者也高攀龍純忠正學忤奄沈淵皇上剪逆  
褒忠光施天壤一旦毛舉細故舞文反汗褒貶不錯  
貸是非不兩立今之贈卹爲非則昔之削奪爲是忠  
良色沮于一字奸逆手笑于九京此非所以厲當今  
示後世也疏雖寢不報公論大白久之稍遷尚寶司  
丞公病矣主憂國蹙不敢引例待遷乃力疾赴闕病  
痰厥足不良行晨夕捧寶御前左掖右平櫺檻峭陀  
日眴魂稽蹙蹙將事郊壇沍寒夜半瘴癘據鞍舌強  
齒噤冰雪生膚髮中臥牀匝月卽家拜少卿十日遂  
不起壬午三月初三日也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忠信  
易直光明雄駿事親交友咸有至性痛其父仕不及  
養卜地封壤必誠必信墓傍丙舍築臺除道面湖負



山曰吾先人豁達有大志魂魄獨釣游于此無使邑  
邑也與人交握手出肺腑急難讓平先人後已身程  
起牢脩獄殺余羅網布中外公焦頭濡足上告下訴  
奸人遂飛章訐公先帝逐身程尸奸人于市禍始得  
解在坊局久戚里貂蟬金吾緹騎多出門下公傾心  
結納刑是以消弭蜚語寢息告密國體士氣保全實  
多其事秘人莫能明也流氛告急余與公謀招材勇  
練水師爲保障勤王計公典衣損膳傾橐以飲助旣  
而稍解嚴奇材劍客皆以公爲歸相與其甘苦同臥  
起周旋憂險抵歎不忍去其得士死力如此公嘗謂  
讀書當官須緩急有用恥爲大冠側注拱揖矩步祈  
士龍以致兩者崇禎初頒恩詔之陪京大奄運皇木  
梗河道叅隨鴟張礮石交下公命設龍亭樹旌節朝  
衣冠立鷓首趨傳呼某太監朝駕奄逡巡詣駕前杖  
衣叩頭候詔使舟行乃去人謂公應變方略已見一  
端而惜乎其無所試也公妻孫氏淑儀統則御窮守  
貴士類以爲婦師生二男子琪瑤生二女子嫁翁瞿  
公之歿也瑤泣血踊擗扶櫬南還干戈塞道琪間關  
詣闕白公寃狀詔復原官峻贈詹端崇禎甲申之二  
月也乙酉八月琪等渴葬于戈莊之新阡瑤鵠起科



第歷官方岳覃恩及三代乃脩諭塋開神道奉母淑  
人祔耐葬排纘行狀而請銘于余瑤之狀公也詳其  
于人才國是消息存亡之故瞻烏泣麟有餘痛焉于  
是知公之能仕教忠不亡君父蓋易世而未艾也銘

日之方中乃見沫鴛鵝高飛六鷁退睽孤見豕甚可  
儼載豕盈車吁可怪四門穆穆四夔萃一夫九首縱  
嚮最寇張之弧飛我說始稅往不遇兩膏肓晦吁嗟  
許公獨顛顛三朝金匱力簡裁紫泥封璽傍華蓋左  
官猶在爐烟內童糜觸犀豈足戒讒夫鬼伯交辟倪

越甲鳴君志士噫螭頭溘逝死不悔忠魂戀主長望  
拜三年上賓蚤侍衛佳城鬱鬱形氣會吳龍乘風水  
為界如膏斯屯後將沛白楊蕭蕭青竹在我刻銘詩  
訊金薤金鏡六亡世奚賴王明受福終古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慈谿馮公墓誌

銘

崇禎末年大命中圯公忠謀國之臣排大疑建大議  
者二人曰總憲忠文李公津撫馮公李公密疏請上  
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  
二王江淞以壯藩翰上袖其疏累日咨嗟太息羣臣



請遷者蜂起沸騰上怒并寢李公議而馮公之在津門也嘗力陳寇在門庭南北多梗宜疏通布置防患未狀甲申三月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京城單虛戰守一無所恃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卒千人身抵通郊候聖駕旦夕南幸三月初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拆沈沈閣門晝扃久之次第引見司徒倪公曰上決計固守疏必不省內閣范方二公曰津撫方用截餉切責安得自送歿愷章徬徨七日飲泣出國門四日而京城陷嗚呼李公非膠柱死守也以爲六飛萬乘不當輕試一擲監國撫軍以靈武係天下之望此經權並用之策也假令知津舟宿戒航海無虞痛哭叩閣請急上將劔及寢門卽不狀臨遣分封可以立決天下事尚可爲也倉皇奏報倚閣部爲口喉舌羣公拱揖緩步拘牽文墨裂裳裹膝之使倚牆鶴立而無所控告此則天不悔禍有鬼神關焉其間非人謀所能及也賊旣陷神京分兵徇畿輔津道臣翻兵引賊公突圍而南以圖興復比及家精骨消亡聲氣酸咽搥牀撫膺祈一死以從先帝距鼎沉五閱月耳長呼過河視不受舍豈不痛哉公名元颺字爾賡遠祖吳越尚書叔和家于慈



谿以工部司務贈光祿卿禔爲其祖以南京太僕寺卿贈太常卿若愚爲其父以兵部尚書元颺爲其弟公弱冠而學成太常命司馬師焉司馬舉進士先于公六年鏃厲各行正直是與海內稱兩馮君天子亦知之初涖津門厲兵振旅犄角諸鎮斬馘獻兵過當上大喜賜金幣蔭一子錦衣間語司馬若兄在行間病煩眩良苦司馬頓首謝曰臣兄誓捐軀報國何敢言病上屬司馬傳語命慎用藥物遣中使賜宮參八兩上知公可大用倚毗良重而外庭或未之知也公舉崇禎元年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中人張爨憲

管理戶工二部請屬其郎官公抗疏力爭謂內臣別立公署不得踞兩部之堂兩部臣不得叅謁內臣犯交結之禁部臣錢糧有弊聽內臣糾劾不得越俎薦舉公監督長德二陵橋梁稅手受事上贏金四萬有奇爨憲毛舉中公無所得恨益甚佯墜馬傷足請告歸三年起禮部儀制司郎中出爲湖廣布政司叅議備兵蘇松九年秋鳴鏑躡畿南首率衆入衛浙兵將出境而公已渡淮矣抵濟寧奉詔班師加銜爲福建提學副使烏程借文社鈎黨剪除江南名士公覆疏請戒其禁勿蹈東京葦笥覆轍坐鐫秩降山東鹽運



判官十一年濟寧告急攝兵備城守十二月却東師于城下并擊殺高奄部兵乘間肆掠者敵退請誅奄以謝燕趙齊魯冤鬼不報未幾用天津兵備開府敘濟績也公通心彊志諳曉吏事所至薙劇盜按貪猾勾稽錢糧均平賦役皆鑿鑿副名寔又以中外多事備禦闕茸蒐軍實養士氣通輕俠拭癢類蒼頭廬兒廢弁退卒呵摩爬梳以冀一割之用人皆望而歸之自謂立身天地間只有一君一父只有一心一膽不判此七尺爲宇內撐拄倫紀保全善類何所爲哉椽人宮鄰權相金虎與涕唇而三日張齒擊聲淚

俱發奮欲以其身歿之烏程起牢脩之獄刊章捕余事下所司案問而公左官當去公掀髯笑曰彼所以亟鋤吾者欲曲殺虞山而先剪其翼也我一日在事職當窮究此獄三寸管在我三尺法在我闔門百口在我彼其如我何于是登堂視事懸磬鼓召介衆引繩切墨手定爰書獄成而後去天子爲之感悟尸奸人于市而烏程亦先引去而同文之獄少緩矣生平勇于爲善怯于進取醜于道義淡于聲利居官不取一錢而饑寒待衣食臨事不假嘖笑而吹噓遍枯朽與司馬公恣其友愛兩家兒女更衣并食身任主伯



綜理家政司馬一無所與司馬之夫人一針一縷必  
取諸丘嫂公卒司馬曰兄死吾無歸矣哭踊臥地上  
不復歸內寢越七日不起易簀含斂皆在公柩前嗚  
呼難哉公卒于崇禎甲申九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  
九娶何氏封安人贈淑人生一女側室徐氏生愷章  
劉氏生愷奇孫四人葬邑之小漁山歲次癸卯愷章  
屬契家子姚江黃宗羲撰次行狀請予追銘其墓嗚  
呼甲申之禍亘古無兩痛定思痛追悔航海之議不  
與李公合并未嘗不拊心慟哭也雖狀論人才于炎  
正之季固未有若二公者李公如秋霜烈日驚爆兩

間馮公如長江大河涵濡羣類天生斯人以匡植末  
造而卒與廟社俱盡吉水風烈接踵信國偉矣物論  
悠悠附耳借目馮公之忠言奇謀抑沒無聞後死者  
之責也明有簡策幽有神祇其何敢阿私所好欺誣  
來世是用大書特書表而出之不敢以文銘曰

茫茫天津析木之墟駕鵝橫飛封豕負塗旋斡耳杓  
以迴帝車雲帆星旂百靈扈趨蜿蜒負舟蒼龍白魚  
海童送颿江妃導旗北燕東吳如堂適除天梁中截  
壅此簡書六龍引掣羣彼鷄鷓羣死畢命天乎人與  
觚稜灰飛蕉園燼餘碧血已化丹心曷攄墮山宰木



弔者歛歔舊史作銘敢告石渠

中大夫光祿寺卿奉詔起南京工部右侍郎贈

一級徐公墓誌銘

公諱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橫塘里曾祖政以布衣  
經政八邑田賦籍在冊府祖言父思仁皆贈中大夫  
光祿寺卿母淑人劉氏公生十四年而孤萬曆乙未  
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陞浙江司郎中主事謝  
廷讚越職請建儲神宗震怒鑄責同舍郎降雲南布  
政司添注照磨謫籍十年丁母艱起衡陽府推官服  
除補河南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遷郎中歷

俸五年遷廣東嶺南道右叅議天啓元年轉四川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復重慶搗古蘭敘功第一久次入  
爲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左通政乙丑陞光祿寺卿  
丙寅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逆奄矯旨削籍爲民歸里  
三月而卒冬十二月初九日也年六十有五崇禎元  
年收召忤奄諸臣仍以原推起用公捐館一年所矣  
公忠誠彊直砥節首公于國爲勞臣于世爲志士中  
年以平蜀盡瘁晚節以忤奄捐軀生平勲名風節此  
二事爲最鉅公入蜀也奢崇明戍蜀撫于重慶賊目  
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公疾



驅至荊州寄彌月兒于鄧氏單舸入夔抵墊江策之  
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  
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  
若先奪關以制其致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  
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  
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道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  
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圍解矣公謀奪關益力二郎  
關在佛圖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  
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  
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  
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效力如此四  
月廿四日我師克佛圖閔逆宵兵數萬自江津來援  
道鎮請撤回以避其鋒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  
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  
敗江水爲赤賊勢窮蹙下東道戴君恩遣間招撫扁  
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而反復叛公趣諸將急  
攻金富廉馘張彤焚龍安亂兵手諸兇渠縛檻車下  
東道君恩獻俘闕下天子爲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  
立峻擢三級而公守上東道如故是年冬有鳩巢之  
役合江于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公公議分兵三



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古蘭後  
石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上城協攻古蘭  
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石路趨九枝抵中等且搗  
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越中讒解去兩帥爭兵而  
闕羅顧望流言兵不當繇土城公怒曰蘭之有土城  
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唱言不當出土城  
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曰余  
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退一步者  
斬諸將股栗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梗大丙  
灘水悴石齧輿諄叫號公炳香禱于神須臾水長二  
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沸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  
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覃懋勳挽白竹弩連  
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古蘭縱  
火焚僞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確颺其齒骨癸亥五  
月十三日也明日破土城逆寅中鎗遁去父子竄逆  
水西龍場壩公畫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府中羅  
帥語檄緩師期而內召之命至或曰賊其釜中矣盍  
蕝事而後去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勳  
以俟能者往謫滇時夢朝見神宗皇帝袖中出川扇  
三曰若爲我手持遺皇太孫今三川扇動隻手撐持



以還聖主死可以報命神祖他何望哉其劬躬者事  
有功不伐皆此類也公入朝逆奄竊枋兒孫滿朝右  
公風骨稜稜孤峭行一意奄黨怒奄亦怒奄不知公  
何等人也糾奄章滿公車封進不踰晷奄黨曰彼將  
比而殺公既而阿頌厥臣取次勸進公脩光祿寺竣  
具疏報聞奄黨曰光祿內府衙門也彼敢無一言及  
公平奄積不能平先後陪正會推皆不報卒嚴旨削  
奪人謂奄怒未息也舟次靜海盜入帳中鉞刃交胷  
僅而後免慄慄擣心殫殫不寐日經紀家事封題緯  
繡夜篝燈列子姓談說平生惋惆乃罷卒之日治具

召親好道故歡飲夜分客散良久痰懣嗑喉頓愍而  
絕越二日大斂弔者揭面衣色墨血殷始知有異推  
其深衷排側上以隱國惡下以殺黨禍生謝朱游之  
和藥死免楊震之露棺忠臣孝子之用心可謂至于  
此極嗚呼悽矣公爲吏明習法律興除擊斷不以遷  
人寓公傳遽其官在南曹西爇王豐肅煽天主教盤  
踞禁地公曰此漢之米賊唐之末尼也爇自誇風土  
物力遠出華夏公以紙筆畀兩爇隔別雜書舛誤不  
相合羣公奉爇教者皆口噤無以應而放屏之議定  
徐庶人冒宗糧五百餘人詢詳部郎囂囂莫可制公



奉旨清理擇宗長一人按籍點視如閱兵伍清虛冒  
三百餘歲省五千餘金而宗糧得以時關領貧宗請  
各屬內守備老成不得上籍條歸本部類題著爲絜  
令署廣東道澳燹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  
木石以築墉垣兩院計無所出公曰此狡燹嘗我也  
兵取諸粵餉取諸澳墉垣紅燹所規取可毀不可築  
也已而燹警寂狀澳垣日築百丈遣中軍領精兵數  
千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毀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毀不  
兩日糞除殆盡燹省記前事喟曰是故爲南祠郎逐  
我王豐肅者自是少戒心于我不敢盡奴視漢官矣

暹羅貢使以通天犀角二象牙四爲餽通事曰勿却  
恐失遠人心公曰漢官吏啖蕃舶寶賄動引柔遠爲  
辭國有人矣何必我若以不受舶貨失遠人心職任  
其咎請自我始燹使驚歎謂百年來所希有官滿度  
庾嶺武弁德公者偵知公什物不具密運檀梨諸美  
器臚列嶺下公曰吾將養汝輩與爲縣官佐緩急豈  
爲此累累者耶不亟去有一炬在吾篋中殘書敝衣  
悉以伴汝皆羅拜感泣而去公歷官不通問弓劍不  
動支贖緩北歸不載南物北唐孔戣其能強立及返  
孤行自遂以此而淹薄冗長有功不省錄亦以此在



軍中罷落文法與士卒同甘苦募兵措餉指畫要害  
籠絡駕馭裨闔錯出秦良玉官女都督入援而驕請  
以客禮見公曰不可以軍容亂國典良玉帕首韉袴  
膝行而前降階延登慷慨慰勉佛圖關之役女將軍  
腰刀先登斬首千餘級斬關復渝功多南北將之驕  
墮毛糧兵之條鏃在手禽縱自如薛帥敗大風堙帳  
下夜驚傳呼賊將偪合手刃三人乃定渝城未下杜  
將軍請委千人用古填城法公不可曰城行下矣千  
人命可惜也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擄掠生前不  
可量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

曰通于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  
質的也天啓初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  
楊左都勅奄去國公携酒饌餞于都門司吏喘汗奔  
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送  
私情也上知之庸何傷安坐卒爵周詳拊慰徐舉鞭  
拱揖而去舉子上章投匭公弗與封親知請問曰內  
人許彼矣公正色曰幸甚公以是言教我疏不封我  
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言者面墳赤而去  
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  
販火藥常事耳劉營販戴營亦販雖我營亦未嘗無



之彼以爭而訐吾以不爭而免何庸甬齒牙于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余旋觀當世賢士大夫靡不糞牆屋厲廉隅精神芒角著見眉目間公低眉俯躬下視雅步端詳和易口出氣恐抵突人崑山相媚奄枋國雅故往還不見崖異朝謁少間與書生學子講論制科懷袖出兔園冊沈吟諷誦訢訢如也一旦當大事抗大節山立嶽峙鸞發霆掣笑談咳唾足以驚爆一世吳民擊殺緹騎奄黨議屠吳城盡掩捕江南名士不附已者公抗言于朝曰蘇松財賦要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正告

崑山公縱不念桑梓獨不爲丘墓子孫地乎崑山心動謁奄伏地告哀事得解諸獄嶽平視公者咸歎伏語曰仁者必有勇吾庶幾于公見一人矣公娶史氏累贈淑人子四人廷棟官生廷柱廷楨廷枚皆庠生廷枚妾丁出所謂彌月兒寄孥于荆者也女四人孫男七人崇禎十二年己卯葬吳縣作字圩之賜塋先帝卹錄忤奄諸臣重敘川功部覆裁予三品祭葬贈一級蔭子易名酬勞彝典闕如乙巳歲御史劉學詩抗疏條列兵薄城下寢不覆廷柱洊經禍亂大懼先人風烈湮沒件繫事狀漬血成書將謁銘舊史氏而



廷柱又卒子世奉其墜言請追銘嗚呼公有後矣銘

曰  
五湖輕心昔所傳金鳧白虎鍾此賢左官九歿投夔  
滇金鍛火浣精且鮮蠶叢盜發井絡騫投筆叱馭鷹  
戎旃血誠噴薄天日旋弱頭虎子奉弭鞭已渝險阻  
賊壘堅佛圖重關高刺天老將憑城量肉填錦車女  
帥奪隘先再鼓藺穴飛灰烟焚尸颺骨膺膏燃指麾  
三扇收三川神祖有命詒孫亶丙灘餽運神鬼牽師  
武臣力何有焉爨之初旦天步艱檻車方笥相鉤連  
身填牢戶誠何愆不若懷忠歸下泉夕陽亭在臥榻

西叶白蜺墮藥胡連蝮大鳥引吭泣柩前爾卜爾筮  
胡不朕扈從我后扶虞淵三靈九廟其舍旃地軸倒  
翻天漏穿江山故國胥墓田魂兮來歸毋淚漣秋霜  
夏日耿萬年照我銘筆永不鏽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終







